



中國教育會之回憶

蔣維喬

我國最早之革命團體，應推中國教育會。是會之歷史，今人鮮有能言之者。其間可悲可泣之事，頗足動人觀感。爰草此篇，以供史家之採擇。然已不能詳，僅就目見耳聞者追記之，名曰回憶云爾。

教育會之創立時期

當民元前十年壬寅，正值義和團亂後，清廷亦知興學之不容緩，明令各省開辦學堂。而國中志士，鑒於清廷之辱國喪師，非先從事革命不可。但清廷禁網嚴密，革命二字，士人不敢出諸口，從事進行，更難著手。是年三月，上海新黨蔡子民（元培）蔣觀雲（智由）林少泉（獬）葉

浩吾（瀚）王小徐（季同）汪允宗（德淵）烏目山僧宗仰等集議

發起中國教育會表面辦理教育，暗中鼓吹革命。議既定，即馳函各地同志赴滬，開成立大會。時鍾憲鬯先生，在江陰南菁高等學堂為理化教員，於課外密談革命意義。某日，鍾師接蔡蔣諸君公電，囑其赴會，並介紹會員。鍾師接信後，赴會與否，意尚未決。而余與常熟丁芝孫、無錫黃子年，皆

意氣甚盛，慫恿鍾師，願隨之赴會。即日渡江趁輪船，值江中大風，浪高丈餘，舟小幾覆。然諸人皆整襟劇談，殊不為意。及抵江北，適是夕無輪船，屈計赴會之期，已趕不及，乃發電覆蔡蔣諸君，同時入會。

教育會成立之日，蔡子民被舉為會長。時會員人數稀少，經濟尤為竭蹶，發展殊難。暫從文字方面鼓吹，實行辦學，尚未有具體計畫。

適是年之夏，徐家匯南洋公學五班生沈步洲（聯）胡敦復（炳生）有鬧學風潮，堂中處置失當，致全體學生，皆表同情於五班生。蔡子民為特班教員，從中調停，不得要領，毅然與學生俱退。遂成自來未有之退學大風潮。

斯時內外多故，吳稚暉（眺）後改敬恆，率領男女學生數十人，赴日本留學，中有九人，志在陸軍，擬進成城學校。向例，自費生學陸軍者，須駐日公使保送，以示限制。時公使為蔡和甫（鈞），秉清廷意，不肯出保證書。稚暉與之力爭，公使給之。令學生五人，合保一人，即以原保給還送。日本參謀部，公使絕不負責。參謀部以與例不符，不許。蔡公使左右推諉，

103436

百般賣弄。稚暉不得要領，乃直入使署詰問，不期而集者二十六人。跪求終日，誓不得請不出署。公使乃召日警至，逼令解散。稚暉憤然云：「出使署不能，入警署則可。」遂與孫叔方（揆鈞）二人，同時被拘。越數日，日本內務部下令，解吳孫二人回國。吳在中途，自投於河，為日警救起。全國志士，東望扶桑，目皆皆裂。七月初十日，吳孫二人到滬。教育會同人，在張家花園海天深處，發起歡迎大會。到會者百餘人。稚暉登壇，備述顛末，慷慨激烈，淋漓盡致，述及政府腐敗，喪失國權，聽者皆為之憤怒。述及蔡和甫舉動乖謬，出語荒唐，又令人失笑。鼓掌之聲，震動屋宇。

十九日，張園安埧開協助亞東遊學會。是會，乃由安徽姚石泉召集。姚係我國第一次送學生至日本留學者，時適道過滬上，聞學生不得進成城學校事，頗熱心贊助，故召集是會，商議向日本交涉之法。首由姚氏演說，如有妥善之方策，渠願極力贊助之。有戴元丞主張，擬請中國有名譽之人，赴日本與參謀部商議，此後遊學生歸中國教育會保送，不歸公使。而葉浩吾則言中國無地方自治之制，海上社會，未必為日本政府所承認，不如中國教育會自設學堂，自教子弟，不必赴日本留學。討論結果，即公舉姚君根據戴君之議，赴日本辦理此事，不論成否，俾知中國未嘗無人。一面仍本葉君主張，積極自辦學校。

愛國學社及愛國女學校之先後成立

中國教育會，本擬自辦學校，而南洋公學退學生百餘人，無力自組

學社，遂推代表請求於中國教育會。會中特開會議，決定接受退學生之請求，予以經濟及教員之贊助。推蔡子民為總理，吳稚暉為學監，於是年十月十七日，在南京路泥城橋福源里，租屋開辦，定名愛國學社。

至於愛國女學校，雖亦為中國教育會所辦，其性質與愛國學社，完全不同。最初擬辦女學者，為上虞經蓮三。適林少泉偕其妻及妹林宗素，自福州來滬，亦提倡女學。蔡子民亦贊成之，因此偕其夫人黃仲玉，在白克路登賢里寓所，邀集諸人，開會討論。到會者經林二氏外，尚有吳彥復偕其女亞男，弱男及其妻夏小正，陳夢坡（範）偕其女攝芬及二妾，復有韋增佩，增英兩姊妹。開會時蔡林陳三氏，均有演說。會畢，在里外空地攝影。而吳彥復夫人，憑窗望見之，肆口大罵，深不以其女參與此會為然。未幾，薛錦琴女士到滬，蔣觀雲設席歡迎，乃請蔡夫人與林氏姑嫂作陪，而自身不敢入席作主人，蓋其時男女界限尚嚴，避嫌如此。壬寅之冬，即由蔣觀雲宗仰提議，設立女校。蔡林陳吳均列名發起。租校舍於登賢里，名曰愛國女學校，推蔣觀雲為經理（當時尚無校長名稱）。經常費由宗仰介紹羅迦陵女士獨任之。未幾蔣觀雲赴日本，蔡子民繼任為經理。所有學生，即發起人家中之妻女，有因年齡長大家務分心不久退學者，故學生祇十人左右。

教育會之全盛時期

民元前九年癸卯，為中國教育會之全盛時期。時愛國學社學生，皆

入會爲會員。社中春季開學，各地聞風來學者甚多，校舍不能容，即添租左鄰房屋，又添租右面空地爲操場。愛國學社社員，原以南洋公學之五班生沈聯、胡炳生、俞子夷等爲中堅人物，而推戴特班生貝季眉（壽同）穆恕齋（湘瑤）爲領袖。學社組織，分學生爲四班級，與今之中等學校相當。社中自總理學監以下教職員，均自行另謀生計，對於學社，純盡義務。如蔡子民則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，吳稚暉則任文明書局之事，三四年級之國文教員爲章太炎（炳麟），一二年級國文教員則由余任之。章則爲人譯妖怪學講義，余則爲蘇報館譯東報，均藉譯費自給。歷史地理教員吳丹初亦然，理科教員則由科學儀器館中人分任之。英文教員，除高級請一西洋女教員，爲有給職外，至普通英文，均由社員分任義務。體育方面，則爲何梅樵、山漁兄弟二人任義務教員，梅樵係海軍學生，山漁係浙江陸師學堂學生。學社既由退學風潮而產生，故學生極端自由，內部組織，分全部學生爲若干聯，每聯約二三十人，聽學生自行加入某聯，公舉一聯長，凡有興革，多由學聯開會議決，交主持者執行。故自總理學監以下，社內外人對之，均有媚學生之批評。蓋官立學堂，極端壓制學生，此則反其所爲，不啻聽命於學生也。適時既以退學爲美舉，各省官立學堂學生之反抗退學風潮，乃相繼以起，學社中遇此事，必發電以賀之。

103437

愛國女學校，於是年開始招收外來學生。由吳稚暉提議，亦遷校舍於福源里，並運動學社社員，各勸其姊妹就學。學社之教員，亦多兼女校

功課，余之爲愛國女校義務教員，亦於是時爲始。由是女學校學生亦漸增多。

春季，中國教育會開會，重行選舉。稚暉暗示各社員，舉宗仰爲會長，其意以會中缺乏經費，若選宗仰，則可藉其力，向哈同、羅迦陵方面，捐助鉅款。會員多不以爲然，以爲宗仰是方外人，以長教育會，不甚適宜。稚暉持之甚堅，且會中社員，佔絕對多數，皆依稚暉意，宗仰卒當選爲會長。然宗仰亦甚乖覺，於經濟方面，並未有甚大助力。

中國教育會每週率領學社社員，至張園、安愷第，開會演說，昌言革命，震動全國。而頑舊之輩，皆極端反對。上海各大報如申報、新聞報等亦持反對論調。吳稚暉提議，必須有機關報，以爲對抗，後乃利用蘇報爲機關。

軍國民教育會之組織

是年三月，忽得東京留學生電，桂撫王之春，借法兵法款，以平內亂，應揭其陰謀，公同阻止。教育會乃開臨時大會，公電攻擊王之春。嗣得東京續電，留學界已組成義勇隊，從事訓練，養成軍國民資格，國家有事，即準備赴前敵效命，希望海上響應。由是愛國學社社員，亦擬組織義勇隊，但缺乏教練之人，無從積極進行。

時各省官立學堂久受壓制之學生，反抗風潮之最爲激蕩者，應推是年四月南京陸師學堂之退學風潮。稚暉撫掌曰：「我們之義勇隊，不

103438

患無教練之人矣。」發電賀之。而陸師退學生，亦推代表林力山章行嚴二人，來滬接洽。會中表示歡迎，增租房屋以容納之，且一切費皆免收。代表歸後，全體學生四十餘人，皆來滬編入愛國學社學籍。

於是林力山章行嚴等，合社中原有體育教員，分任教練，改正名稱，爲軍國民教育會。自蔡子民吳稚暉宗仰等重要會員，及年齡較長之社員，志願入會者共九十六人，分爲八小隊，早晚訓練。余亦加入小隊，又兼任初級之教練員。

是時東三省俄事日警，日本留學界義勇隊，推舉鈕惕生（永建）湯爾和（楓）歸國，謁見北洋大臣袁世凱，請求發給餉械，至前敵與俄人決戰。袁氏實未之見，而滬上則謠傳鈕湯二人被袁殺害。而駐日公使蔡和甫致電鄂督端方則云：「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，計有二百餘人，名爲拒俄，實則革命，現將奔赴內地，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。」端方即轉電各省督撫。由是拿辦新黨之風聲，日益加緊。而張園每週開會演說，鼓吹革命，及蘇報登載之言論，愈益激烈。

蘇報之革新

蘇報者，陳夢坡所主辦者也。其持論較他報爲新。去冬以來，官立學堂，先後風潮迭起，乃在報端，開學界風潮一欄，大爲世人所注目。至是，與中國教育會攜手，會員及社員，擔任供給每日材料。蘇報館每月出費百元，資助愛國學社。由蔡子民吳稚暉等六人，按日撰論說以酬之，於是蘇

報遂爲革命之機關報。排滿興漢之激烈議論，高唱入雲。全國矚目，引起官場之忌。

然陳夢坡之爲人，亦至奇突。當時張園每週開演說會時，有錢葆仁者，登壇演說，且言某處有贖產，年可收入鉅萬，革命事業，非可空言，必須有經濟之助，渠自願加入教育會，將財產供革命之用，流血於中國地面，亦所素願云云。新黨最缺乏者是經濟，聞此演說，皆爲所動。然會中領袖，皆未敢深信此人。獨夢坡別有會心，即日往見葆仁，且延之入居於女報館中。女報者，其女攝芬所辦也。夢坡思得錢葆仁之財產，而葆仁之意，亦似另有所屬。雙方利用，交誼日密。某日，僞謂夢坡曰：「我乃孫文，假名錢葆仁耳。惟可告汝，汝應守秘密。」時章行嚴作一論說，送登蘇報，措詞極端激烈，因篇幅長，祇載半篇。夢坡奔告行嚴曰：「此論既出，我報館必被毀矣，下半篇不能再登。」翌日復謂行嚴曰：「此文錢葆仁說可登，故仍續完，彼孫文也，彼以爲可，當然無可慮。」逾時葆仁出一小瓶示夢坡，謂之曰：「此中貯綠氣。」夢坡益信以爲真，以爲非孫文，那得有綠氣，其愚鄙可笑之言動多類此。余曾居蘇報館半月，見夢坡之行爲，乃亟去之。

革命軍與馮康有爲論革命書

爾時有蜀人鄒尉丹（容）留學日本。因陸軍學生監督姚某，有姦私事。容乃偕五人，排闥入其寓，執姚某，榜額數十，且以利剪斷其髮辮。姚

某被毆辱，尙不識爲何人。後事覺，乃潛遁歸上海，與章太炎見於愛國學社，因留焉。容見愛國學社社員，多習英語，謂之曰：「君等皆堪爲買辦耳。」社員皆怒，欲毆之。然容絕暴悍，卒莫敢擾。容嘗自稱西帝，而推太炎爲東帝。其篋中攜有小冊子，曰革命軍，凡七章，約二萬餘言，宗旨在驅除滿族，光復中國，文極獷悍犀利。太炎爲之序，宗仰出資刊行之。此書流傳迅速，喚起國人種族思想。同時章太炎因康有爲在海外組保皇黨，作書痛駁之。文古義奧，持論極堅，亦由宗仰爲之刊行。二書既出，大觸清廷之忌，密諭拿辦，乃由風傳而成爲事實。

愛國學社與中國教育會之分立

中國教育會，接受南洋退學生之請求，辦理愛國學社，社員全體，加入教育會。會與社，二而一，一而二，原無畛域之分。但學社開辦之初，會中籌措經費，會員任義務教職，確受社員之愛戴。至本年以來，會中經濟，已形竭蹶，除義務教職員以外，未有大宗款項，資助學社。在社員眼光中，似乎中國教育會，反藉學社收入之學費以生存。社員之褊激者，即對教育會有後言。而教育會領袖諸君，吳稚暉則陰袒社員，蔡子民雖不以社員爲然，而態度溫和，不露圭角。章太炎則堅決主張，不與學社合作。當時會中人，戲言此會社頗類似梁山泊，因爲點將錄，有人以稚暉擬宋江，亦有以足智多謀擬爲吳雄者。某日，開評議會，議及教育會與學社分合事。稚暉恃其滑稽態度，出語尖刻，偏袒學社方面。太炎當衆，拍桌大罵云：「稚

暉，你要陰謀篡奪，效宋江之所爲，有我在，汝做不到。」稚暉向來口若懸河，當者輒靡。但對太炎之瘋頭瘋腦，不得不讓步，默然無語。從此每遇集會，若有太炎在座，稚暉必避席。太炎恆謂人曰：「稚暉妄人也，烏足與語。」太炎之服裝舉動，亦至離奇。恆服長袍，外罩以和服，斷髮留五寸許，左右兩股分梳，下垂額際，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。余與之共一臥室。某日，見其寫一字條與汪允宗云：「今已不名一錢，乞借銀元兩枚，以購香煙。」余笑曰：「既已向人借錢，曷勿多借幾元。」則答云：「此君祇有兩元之交情。」其言動大率類此。

教育會會員中有野雞大王徐敬吾者，曾開雉妓花榜，故得此雅號。是時忽與新黨往來。新黨提倡平等主義，又以敬吾可供奔走，故亦近之。敬吾既日與新黨狎，得爲愛國學社之庶務員。遇張園開會時，亦能登臺演說。其演說態度，則戟其右指，自臺前一躍而上，以自表異，人皆目笑之。結果，學社之會計員，與敬吾之帳目，發生弊竇。會計員去職，敬吾之帳目，始終交不出。此亦爲學社與教育會發生裂痕之一因。

宗仰對會與社兩方，始終從事調停，卒歸無效。五月二十四日，愛國學社遂宣告獨立。發布「敬謝教育會一文」，揭之報端。宗仰乃以教育會會長名義，發布「賀愛國學社之獨立」一文以答之。當時論者，莫不歎息我國民族之缺乏團結力。學社獨立未及兩週，而蘇報案之外禍作，亦遭波及而解散矣。

蘇報案及章鄒二人之入獄

清政府嚴諭兩江總督魏光燾有「愛國黨在上海張園集衆開會，昌言革命，該督形同豐贖」等語。魏奉諭後，惶急無措，乃遵諭密電上海道拿辦蔡元培、吳稚暉、章炳麟、鄒容、陳步坡、宗仰等六人。領袖領事已簽字，而工部局以保護政治犯爲文明各國通例，不允執行，壓擱多時。魏不得已，謀於南洋法律顧問詹文，用其計，乃以政府名義，控愛國黨六人於上海會審公堂。閏五月初，復特派道員俞明震，來滬查辦。

此案既依法起訴，工部局自不得不辦，出票拘人。事前，工部局屢傳吳稚暉等六人去問話，表示保護，亦即示意各人出走，並無嚴辦之意。而俞明震之姪大純，在日本與稚暉有舊，密約稚暉，往見明震。明震以拿辦六人即行正法之公文示之，且曰：「此等舉動，真是笑話。」並留吳吃麵。恐吳懷疑，即舉箸先食。食畢，謂吳宜速去。吳乃即日遁往法國。事後，章炳麟矢口斷定，稚暉自詣明震處告密，且獻革命軍以求脫禍云云。稚暉至今，莫能自明也。蔡子民之胞兄，聞此事，自紹興趕至，促子民離滬，子民初無去意，其兄逼之。子民無奈，以愛國女學校委於余。余允維持至暑假。子民即悄然赴青島，習德語，預備出國。宗仰避於哈同花園。步坡亦遁至日本。獨章炳麟不肯去。謂鄒容曰：「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，今第八次矣，志在流血，焉用逃爲。」且戒鄒容亦勿去。閏五月初六日，西捕持拘票，至愛國學社，問誰是章炳麟？炳麟正危坐客室。自指曰：「我是也。」欣然隨

之去。鄒容畢竟年少，心志不定，自後門遁去。炳麟至獄後，復馳書勸之。越日，自行投到。而搜查蘇報館時，步坡之子泰生被拘去。同時辦理國民議政會之龍積之，亦被拘。

閏月十四日，第一次開審。原告爲中國政府，代表者爲魏光燾，所聘律師爲英國人詹文。被告爲章炳麟等六人。而裁判官則爲會審委員，英國領事。原被兩造，不倫不類，至爲可笑。所控罪狀，則摘取蘇報中之論說，及革命軍駁康有爲論革命書之語句。但須翻譯英文。有我國視爲大逆不道之文句，一經英譯，反平淡無奇者。如蘇報論說中有「革命之宣告，殆已爲全國之所公認，如鐵案之不可移。」當時譯者並不高明，此數語譯成之英文，失卻原意，乃爲「我等之意，欲逐去滿族，以表示中國國民之意。」指控革命軍則重第一第二兩章。指控駁康有爲論革命書，重在中間排除滿人之文字，內有「載活小醜」一語，譯者不得其義，譯作「載活小賊。」在中國觀念，目皇帝爲小醜，是大不敬；在英領事間小賊之稱，亦殊不以爲怪。

二十七日，第二次開審。章炳麟正色辯論，滔滔不竭，會審委員，無以難之。英領事以拳擊桌，禁止其發言，乃止。詹文律師起而言曰：「此事已成交涉重案，須候北京公使與政府商妥後，再訊。」云云。所謂交涉者，蓋欲設計引渡章鄒二人，予以正法也。案遂擱置。而陳泰生龍積之，以無直接關係，得釋出。泰生素有神經病，釋出後，即失蹤。

章鄒既被羈，教育會在滬同人，每週以二人輪值，往獄中探問。太炎

索閱瑜珈師地論，此書滬上尙無處可購，惟蔣觀雲寄在會中之書篋中有之。因設法取出，送交太炎，故太炎在獄三年，研究相宗，大有所得。蘇報案起，愛國學社社員星散，一部分往西洋留學，多數則至日本，時孫中山先生適自南洋來日本創立興中會（是會至乙巳年，改名同盟會）社員多數入會，從事秘密工作。

中國教育會之中衰時期

蘇報案起，中國教育會本身，未遭解散，惟會員大部散去。至六月十八日二十日，迭次在餘慶里本會事務所開會，到者僅十人，公議愛國女學校仍繼續辦理，推鍾憲恩爲義務經理，而以余佐之。惟會中已不名一錢，節省開支，每月經常費，不過一百五十元，分作三十股，每股五元，由會員分任一股或數股，以半年爲限。然當時認者，祇及半數，餘再分任募集。鍾先生借得開辦費一百五十元，租屋於白克路德華里，於七月初十日開學，分學級爲本科，預科。葉浩吾虞含章二君及余，均任義務教員。

教育會雖不能如上半年之公開鼓吹革命，然內地之運動革命者，皆以教育會及愛國女學校爲秘密接洽之機關。是年冬，日俄戰爭，風雲緊急。蔡子民已自青島回滬。於是共同組織對俄同志會，發行俄事警聞日刊，警告全國，一致起而抵禦強俄。內地同志，多有集款定購此新聞，送茶坊酒肆，供人閱看者，此亦教育會事業之一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在俄事警聞社開教育會議，決議愛國女學校明

年仍繼續辦理，蓋以會員分任之款，僅以半年爲期也。經費則由到會諸人，再分認募集，仍推鍾先生爲經理，以余輔之。並決定明年聘常任教員一人，爲有給職。添設婦學速成科，教育已嫁女子。

民元前八年甲辰，愛國女學校，因學生漸多，乃遷校舍於蓬路。正月二十五日，開學。

是時日俄既已開戰，俄人屢敗，對俄同志會，已無目標。然因中國以後受各國欺侮將益甚，公議改組爲爭存會，改俄事警聞爲警鐘，仍按日出版。

三月，張竹君女士，自南洋來，提倡女子自愛自立，應學習女工，能自生產，不依賴男子。斯時辦女學者，初未知有手工，鍾先生聞其議，大爲贊成。因停止各項功課，設女工傳習所，請張竹君來校，專授手工，以三個月爲期。然張實有野心，未及一月，即暗中運動職員及多數學生，突然離校，自行組織育賢女學校。愛國女學校正在發展中，遭此打擊，幾於破壞。

中國教育會開春季大會，公舉蔡子民爲會長。

是年四月，章鄒之獄判決，章炳麟監禁三年，鄒容監禁二年。均罰作苦工，監禁期滿，逐出租界。

暑假時，鍾先生因公私交困，對愛國女學校，無力維持，向教育會辭職，會中仍推蔡子民續任經理，余仍被推爲義務教員。

教育會之復興時期

民元前七年乙巳二月，警鐘報揭載德人經營山東密謀。上海德領事，致函申辯，報端加以反駁，措詞犀利，適中其忌，遂提出交涉。我國官廳，本恨警鐘多革命論調，遂於二月二十一日，突然出票拘人，主筆劉中叔，得信較早，避去。館中有五人被拘。二十三日，開審。中有一人，交保釋出。餘四人，仍被押。然因非重要職員，以後皆陸續開釋。

二月二十九日，鄒容病斃於獄中。葉浩吾有函告蔡子民，已由中外日報館，備棺殯斂。十日之內，即須埋葬，囑會中覓地及籌葬費。

三月初一日，教育會同人，在愚園開鄒容追悼大會。到會者五十餘人。

初二日，在愛國女學校，會議鄒容善後事宜。擬將柩暫停於會館，一面擇地，一面通知其家屬。後有義士劉東海願以其它畔空地，為鄒容墓穴。會中乃就此地，開始經營葬事。

四月，教育會決議開辦通學所，係補習性質，早晚上課，以便有職業者，前來肄業。學科有拉丁文、德文、法文、英文、日文、初級理化、高級理化、博物、代數、幾何、名學。來學者共百數十人。擔任教科者，除會員外，多一時知名之士，如馬相伯之拉丁文及名學，鍾衡章之博物，龔紫英之代數，壽孝天之幾何。會內則鍾先生任高級理化，余任初級理化。斯時陳英士從湖州來，進通學所，對於初級理化，特感興趣。

五月下旬，開會重行選舉。蔡子民以多數當選正會長，鍾憲鬯當選副會長。暑假，蔡子民因接辦愛國女學校滿一年，無力支持，教育會新入

會會員，吳書箴、徐紫虬二人，銳意接辦，即由蔡子民委託吳君任庶務，徐君任教務，接續辦理，不設經理名義。蔡子民先生常言云：「余長愛校，前後數次。凡革命同志，徐伯蓀、陶煥卿、楊篤生、黃克強諸君到上海時，余與從弟國親及龔薇生等，恆以本校教員資格，借本校為招待接洽之機關。其時較高級之課程，亦參革命意義，如歷史授法國革命史，俄國虛無黨故事，理化則注重炸彈製造等。又高級生周怒濤等，亦祕密加入同盟會云云。」

民元前六年丙午，鄒容遺骸，既葬華涇。因公議建立紀念塔，造塔工程，託黃任之轉請楊斯盛之營造廠，代為辦理。

五月初八日，章炳麟監禁期滿，將於是日出獄。事前數日，會中先行預備，購定船票，送往日本。是日之晨，蔡子民、葉浩吾及余等在滬會員十餘人，均集於河南路工部局門前守候。十時，炳麟出，皆鼓掌迎之。遂由浩吾陪乘馬車，先至中國公學。即晚，登日本郵船。炳麟在獄三年，容顏反見豐潤，絕無憔悴之狀，蓋得力於內學也。

五月，鄒容墓前紀念塔落成。乃於十二日，開紀念會。是晨，余偕蔡子民嚴練如至南市大碼頭，則黃任之及中國健行兩公學學生共三十餘人，皆已齊集。乃乘舟行三小時，抵華涇。登岸，行二里許，至劉東海家。午餐畢，羣赴墓前開會。首全體行鞠躬禮，次紀念塔除幕，次報告，次演說。蔡先生是日之演辭，特別警策。因此，陳英士聞而感憤，回里變賣不動產，從事實際革命工作，後來成就偉大事業，發端乃始於此。

蘇報案中，拿辦六人，除章鄒入獄外，餘四人，或逃或避，惟陳夢坡雖逃而受禍最酷。蘇報館產業，被沒收，兒子失蹤，家破人亡。民國二年，夢坡回國，欲運動發回報館產業而不可得，卒窮死於海上。

民元前五年丁未，前六年戊申，愛國女學校學生衆多，同時接受江蘇南財政局及上海道署兩處津貼，學校性質，始漸漸脫離革命黨秘密機關之關係，而入於純粹的教育事業。然盛極而衰，校中積欠新沙遜洋行租金一千八百元，吳書箴避匿不見，終在戊申年冬，校舍被封，校具亦遭拍賣。斯時教育會已無形解散，在滬會員，不過數人，不復能開會，雖校舍被封，聽之而已。

民元前三年己酉，徐紫虬以名譽關係，令書箴了舊欠，另行組織，租屋於北河南路鴻安里，草草開學。而學生皆觀望不前，祇有十餘人。至暑假後，無力維持，徐君並擬於九月出洋。

昔者中國教育會會員，本有激烈溫和兩派：激烈派主張以學校爲革命秘密機關，蔡子民等主之；溫和派則以名實應求相副，不如純粹辦

教育，培養國民，葉浩吾等主之。余之見地，亦比較的偏於溫和派。至是，眼見中國教育會之事業，僅留此女校，聽其消滅，於心不安，遂毅然接受徐紫虬之請求，正式出任校長，仍租賃校舍於蓬路。同時以學校已無主體，組織校董會，遂成今日之制。民元余赴北平，由宋俠公接辦；民十由季融五（通）接辦；民二十一，由孫翔仲（遠）接辦；現任校長季達即融五之胞弟。此校於艱難困苦中，歷至今，已三十餘年，乃中國教育會事業之歸然獨存者也。

附蔡子民先生函

竹莊先生大鑒：奉五日

惠函，並大著「中國教育會之回憶。」所記舊事，半爲弟所不能憶及者，非有

先生此文，中國教育會之陳迹不免湮沒矣。弟所懷疑者三點，誌於上方（已改正——作者）請酌之。大稿奉璧，並頌著安。

弟元培敬啓 八月八日

